

江海
风物

老马和刘桥刀

□王军

刘桥菜刀,锋利好用,历史悠久,堪称南通一绝。我用刘桥刀已有好多年了,但真正看到刘桥刀铁匠铺还是去年三月份。

三月的清晨,春寒料峭,我独自驱车到刘桥镇,向当地人打听后,从镇政府向东,沿石刘公路行驶一公里,见路边电线杆上有一块长木牌,毛笔正楷,白底红字:“刘桥菜刀马春芳铁匠店”。按牌子的指引,从公路向北不到一百米,见三间低矮的瓦房掩映在茂密的树木之中,那就是刘桥刀铁匠铺,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。

老马的铁匠铺,三间老式瓦屋,低矮昏暗,最东一间最大,这里是主要的操作车间,里面满满地堆放着铁匠炉、空气锤、大功率的风扇等设备,还有制作各种刀具、农具的铁坯,一堆堆地散落着。屋东角的炉火把昏暗的房屋照得通红,空气锤有节奏地敲打着菜刀坯,炉火也映红了两个老汉敦实而温和的脸庞,年纪稍小的是个帮工,年长一点的就是刘桥刀铁匠铺的主人马春芳。

一阵寒暄,趁着他们休息的间隙,我们坐在温暖的炉火旁闲聊起来。老马78岁,通州刘桥人,大半辈子跟着父辈们打铁制刀,除了菜刀,老马还做各种农具,从爷爷辈算起,马家打铁制刀该有110年的历史了。说话间,小老马一岁的老伴走了进来,这位与老马同甘共苦半个多世纪的老太太,除了承担家里的一切琐碎外,还肩负着刀具的后道整理,包括刀具最后的打磨、开刃、加柄等等,不仅工序繁琐,劳动强度还很大。老太太告诉我,老马一生清苦,初中毕业就跟着父亲、叔叔们打铁,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他才自立门户,继承了祖辈们打铁制刀的营生。近十几年里,老马陆续添置了一些新设备,如空气锤、剪边机、砂轮机等等,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,但老马手艺的核心环节一直都没有变,仍然是以手工打制为主,功夫的关键靠的是老马的手功和眼力。老马从几千度的炉里夹出烧得通红的菜刀原坯,先在老虎台上用铁锤粗敲打成型,然后快速转移到空气锤上再次锻打。只见老马双手紧握夹住菜刀的铁钳,一只脚沉着地控制空气锤开关,两手麻利而不停地转换菜刀坯的方向和角度,直到红色渐渐褪去,菜刀变薄并成型。

老马指着基本成型的刀坯跟我说,刀刃钢的选材也很重要,决定刀刃是不是锋利,有好的材料,还要拿捏得准,关键点是,锻进刀口要恰到好处,否则刘桥刀就名不副实。这正是老马家祖祖辈辈的独家秘方,说到这里,老马长叹一声,流露出无奈和担忧。老马有个50多岁的女儿,身体不太好,女婿做瓦工,他们都不愿接手铁匠铺,嫌打铁制刀既辛苦又没钱赚。眼看着老马的年龄越来越大,体力也渐渐衰退,他每天都在担心刘桥菜刀后继无人。前几年,老马的刘桥菜刀被市里列为“非遗”,老马又来了劲,可女儿、女婿至今还没有想接手的意思。说话间,西屋陆续有周边的乡邻过来买刀,都是些老用户,老太太迎来送往,一脸和善。老太太告诉我,刘桥刀要经过20几道工序,费力又费时,成本就接近20元,现在只卖26元,刨去人员工资,一把刀只赚到4元,前些年生意好的时候,一年可以卖一万多把,现在已经少了很多,原因是市面上假冒的刘桥刀太多,冲击市场不说,更毁了老马正宗刘桥菜刀的名声。

后来,我又去了老马家两次。6月一次,是陪老马去横港赶集,说是赶集,其实就是去调查假冒的刘桥菜刀,300多米长的集市摊点上,竟有三个摊铺卖“刘桥”刀,三家都申明卖的是正宗“刘桥”刀,弄得一旁的老马哭笑不得,更是无可奈何。



过去的房子
屋顶盖的是茅草也不会漏雨
冬暖夏凉。真好
房前屋后栽着树,低矮的像篱笆

高地撑起一片天
那时没有电
夜晚
月亮像灯笼挂在树梢

那时也不用楼梯
推开柴门就是家
喊一声“爸、妈”就答应了
暖暖的,真好

冬夜

□董士忠

寒意四溢的冬夜,如果值班,我就在郊区挂职工作的那个村庄漫步。月色清冷,街道上行人稀落,两边樱树枝丫突兀,枯索瘦然,在路灯下格外萧疏。这使我想起了北方冬天的许多日子,想起那一排排叶子落尽的树木,带着刺骨冷意的空气,住所门口结着薄冰闪着幽光的小水洼……那时人在北方,偶尔也在这样的夜晚散步,但想起的却是童年时在故乡的冬天。

我对于童年冬天的回忆,常与雨有关。冬雨绵绵,水痕从窗户与墙的缝隙里渗了进来,一块一块像

极了地图。我常在窗前做作业到深夜,脚冷得不像是自己的,即使上床躲进被窝,有时整夜也不会暖和。在这种冬雨淅沥的长夜里,做做作业我常常站起来,拉开木质的窗棂,外面漆黑一片,而冷冷雨冷意马上扑面而来,直扑我的胸膛,我身上一些暖意瞬间消失,从而让我更为清醒。

这些往事即使今天想起,依然清晰。因此,成年后,冬天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晒太阳。西风啸叫的午后,北墙寒冰未化,和煦的阳光正从南边窗户直射进来,光线在室内微尘的折射下使空气都温暖起来。这

我要成为一条大河

□沈安琪

每当别人问我,为什么选择去摩洛哥当汉语老师,我总会翻出这篇日记给她看。虽然现在读起来已经觉得年少轻狂,但我十分尊敬当年那个24岁的勇敢的我。

2017年6月31日夜 澳门

硕士课程结束,我明天要离开澳门了。

我家住在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旁边,傍晚跑跑步就能到。威尼斯人的酒店里,有环抱着它的漂亮小溪,船夫们轻摇着贡多拉,唱着浪漫温情的意大利歌曲。小溪上面的人造天空是永远不会暗下去的,这是澳门的美,一切都漂亮得刚好。

24岁的年纪,就像这条小溪。好像全天下的美好和浪漫都可以是你的,触手可及。

可24岁之后呢?

离开澳门之前,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我要去哪里呢?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呢?同学们有的去了大城市、大企业,我也要和他们一样吗?我是不是要和他们一样,拿到顶尖企业的offer,过上空中飞人的生活。忙碌得像随时要去拯救世界。或者要回到小城市,找到一份五险一金的工作?碰到一个纠缠不清的男人?还是生几个聪明可爱的孩子?

这两种生活,我都好像不喜欢,但说不上为什么。

晚上和妈妈聊到这个话题。

她说:“我以前总在想,等你一毕业,我就辞职去做点我喜欢做的事儿。但现在你真的毕业了,我又想等你找到工作。”

我问:“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?”她说:“体面的工作吧。体面而稳定的工作。”

我问:“你现在不就是做着体面

和稳定的工作吗?又为什么辞职呢?”她说:“哎,工作天天干的,没什么意义啊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无非就是打电话,安排安排。这不是我喜欢的事儿。年纪大了,再不做自己喜欢的事儿,好像来不及了。”

我问:“那你还要等到我找到工作?不是很矛盾吗?”她想了一会儿:“我可能……哎,再说吧。”

挂掉电话,我在想,就算我立刻找到一份安稳且体面的工作,她会不会又想等我嫁人后再辞职?或是等我生完小孩再辞职呢?

我知道,人是有舒适圈的。不管多大年纪,只要陷入这种舒适圈,再踏出来都需要足够的勇气。我妈可能放不下面朝九晚五的工作,可能受不了突然没有人给她打电话,让她上传下达的时刻。但每天这样机械地活着,又有什么意义呢?

如果人不能为自己任性地活一次,又有什么意义呢?

凌晨三点了,我从未在这个时间出过门。也让我在澳门最后的夜晚里,任性一次吧。

我跳上了去本岛的车。趁着夜色,再去好好看看这个城市。澳门小路上那种暖黄色的灯,是每一个不想回家的人夜里的注脚。

今晚夜色里的人,谈恋爱的、吵架的、刚下班的,甚至刚刚有个怒气值Max和我擦肩而过却突然捶了我一拳的老太婆。在我生命里,他们不过是普通的路人甲。他们的故事和我有什么关系?他们在我的生命里,不过只活了几秒钟而已。

那这么想,我又和这夜色,和这澳门有什么相关呢?对于这夜色,对于这澳门而言。我也不过只活了这一晚,这两年罢了。在这片土地上喜欢过的讨厌过的人,笑过哭过的日

时,斜坐在长椅上,泡一杯热茶,再执一卷线装诗词书,读读文字,再看窗棂上光影慢慢西移,任凭身侧一盆三角梅花开无声,只管静守时光流年。我认为,整个冬天,最惬意的事莫过于此。

如果到了晚上,室外西风还在呼啸,除此外一片安静,人声寂然。这时又不用外出逆风骑行,亦无须枯坐街边售物,而是在温暖灯色之下,仍然一杯茶、一卷书,听着头顶暖风机蜂鸣低响,身侧小儿咿呀读书,在这个时候,我就深深感恩命运的垂青和眷顾。

子,也要随着这匆匆被丢进记忆的角落,慢慢地被忘掉。正如同我,也不被这片夜色所记得。

人小的时候,总会觉得自己是特殊的。我小时候天真地指着浦东的高楼说,有朝一日都买下来。成长真是认清人生平凡的过程。人人都开始去追求那些平平淡淡。可时光流转中,这份平凡真的会被记得吗?如果人生已经如此平凡不被记得了,如果已经活得如此了无痕迹,那又为什么活着呢?那又为什么道别呢。

每天夜色沉下去,每天又会亮起来。每天大江大河都流着,港澳码头的船,澳门机场的飞机都不会有停下的日子。我在想或许是因为那些奔流不息里有我的影子,那些川流不息里有我的影子,那些澳门夜色里暖黄色的光影里有我的影子。因为那些影子,我又怎么能轻言自己没有活过呢?又怎么能轻言自己没有力量呢?我既然是活过的,便是有力量的。哪怕只是沧海一瞬,也要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来。

我才24岁,我不想只找到一个格子间拿工资,我想做得再多些。这个社会上有好多人,可以做努力发声的人,可以做积极向上的人。如果我不敢,至少可以做路边鼓掌的人。如果我还是不敢,至少可以做暗暗支持的人。如果我依旧不敢,至少不去做反对的人,抵抗的人。至少不去质问他人,大家安静地平凡就好了,为什么你要跳脱出来呢?离开澳门后,我决计想做这样的人。我悄悄地坐在大三巴牌坊下面,在凌晨和这座小城告别。

而我也终于明白,离开澳门以后,我不想做威尼斯人里漂亮的人工小溪,我要成为一条大河。

心窗
羽摩国
一瞬

外婆

□崔静

96岁的外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脸上蜡黄蜡黄的,从阴历初二到现在除了方便,脚不再下地了。医生说这是尿毒症。我心里说,不是的,我外婆还会好的,有些指标高只是暂时的,调整得过来。

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,扭着身子把头枕在外婆的枕头上,和她并排。我问外婆:你个喜欢我吗?外婆说:身上掉下的肉啊。我哭,没敢出声。我是外婆带大的。那时候爸爸在部队,妈做老师,晚上要备课,我跟外婆睡。此时靠在外婆旁,闭上眼睛恍惚又到了小时候,泪有些止不住。外婆已经没什么力气了,对我说:“二姑娘来了,没吃饭就走了,没吃饭,饿啊!”外婆啊,你个知道自己多长时间没吃饭了?心里还怜惜着别人?外婆轻声对我说:心口膈不好过。我晓得啊,外婆啊,我想替你啊!

18岁的外婆嫁给外公,直到31岁才生下第一胎,经年承受无嗣的压力。外婆不曾讲过,我成年后才偶尔听奶奶絮叨过。未曾想这第一胎5岁时又夭折了,所幸那时肚子里有了我妈,妈底下还有了三个姊妹。外婆从嫁进门,不曾跟谁大过声,红过脸,我一次也不曾见过她说过谁不好。外婆有两个小姑子,都一世喜欢围着娘家转。大姑婆嫁的江南人,她不愿背井离乡,姑婆就顺着她落户在娘家,大姑婆生了九个孩子。小姑婆命苦,小姑婆留下遗腹子一命归西,遗腹子上面还有个姐姐,舅家就是他们的家。说到曾经的负担,外婆轻描淡写说,时间快啊,拉扯扯扯儿就大了啊。农业社的时候外婆苦,外公是定量户口,在供销社。你们太小,农业社的活计只有外婆一个人做。最苦不过踏水,都是夜里踏,人家有人替换,外婆没人换,踏了一夜水第二天照样还得上班。外婆说的时候,我坐在爬爬凳上,也就五六岁的光景,外婆手里用梭子快速地织着塑料渔网,眯眯笑和我说着话,我现在都记得。

长假快啊,要走了,回南通,捧着外婆的脸亲了又亲,外婆说:不嫌我老吗?痛楚从心尖往外蔓延,我透不过气。

早更天醒来,不知外婆怎样了,身上个痛啊?我要回去看外婆。请了个假,开了一个小时的到医院,外婆看到我,笑了,笑得可爱,是,是,是可爱。告诉我,她好了,看她努力表现不想我们为她担心的样子,别过脸去,我对自己说坚强些,不要流泪。

昨晚赶回南通。朝九晚五地上班,此刻的我坐在电脑旁。

我想我的外婆啊。